

万物赠我浓情蜜意

曹萍波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物赠我浓情蜜意 / 曹萍波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04-7839-1

I. ①万… II. ①曹…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6971号

万物赠我浓情蜜意

WANWU ZENG WO NONGQINGMIYI

作 者: 曹萍波

出 版 人: 曾赛丰

策划出版: 陈新文

责任编辑: 徐小芳 吕苗莉 冯 博

责任校对: 彭 进 艾 宁

装帧设计: 高潮工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http://www.hnwy.net>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839-1

定 价: 39.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温

- 029 鲋鱼多刺 海棠有香
- 036 草木这一永恒答案
- 044 伏笔万千的归来
- 051 独属于故乡的风物
- 059 气味是不可见的神明
- 065 一年能占十月春
- 071 一生衣食素馨花
- 079 桐花万里丹山路
- 085 荠菜芽里的童年
- 091 一抹女儿红
- 097 春天的蔷薇花
- 104 一千个细小的春天
- 111 樱花七日花吹雪
- 120 神魂颠倒的惊喜

暑

- 135 红莲白藕青荷叶
- 142 花是花 人是人
- 150 世上哪见树缠藤
- 156 昔年白兰开满枝
- 163 满城夜归人
- 170 万斛浓香山麝馥
- 175 却是石榴知立夏
- 181 那一抹夏夜的幽梦
- 188 端午的箬竹叶
- 194 儿时的商陆
- 200 诗经里开出来的花
- 206 半夏生 木槿荣
- 212 人生难觅有情郎
- 219 贫家小女最清妍
- 224 溪头开遍红蓼花
- 230 它有我年少的模样
- 235 乌头的秘密
- 243 瑶山里的青箱
- 249 十指沾着桃花水
- 255 香风留美人
- 262 再见晚饭花
- 270 人生譬如一树花
- 277 最宜红上美人头
- 283 人间最是茉莉好

凉

- 295 麦冬草随想
- 303 桂花香过才知风
- 309 一手一臉的童年甜香
- 316 清风里的肉欲
- 322 窗外有雨 枕畔有花
- 329 洞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
- 336 青瓷瓶插紫薇花
- 346 鸿蒙初开的生机
- 352 失去头颅的迦梨
- 358 花叶两相错

寒

- 371 借水自有花
380 鹅羊池上的泥蒿
385 满城尽是叶子花
392 千古幽贞是此花

荐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话怎么听都透着说书者的轻狂。且不说《诗经》《离骚》里，那些须臾不可离花花草草的词章字句，单是看《七仙女》《西游记》里边那些槐树精、桃树精的表现，就足以让人觉得它们是多么的有情，多情，甚至是顽皮的了。树木花草视之可以怡情，食之可以医病养生，读之可以持守清心。萍波这满纸花香药气的文字，也是可以视可以嚼可以读可以疗俗病的良方了。

~~~~~ 汪涵

子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中国古代对一个诗人的基本要求。花草虫鱼，皆有灵性，对世间万物的考察，源于我们希望与它们和谐共生。萍波的这本关于花卉的随笔，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博物百科知识，还从文学和美学意义上，愉悦了我们的的心灵。

~~~~~ 野夫

《万物赠我浓情蜜意》中的花木书写，有自然的神圣灵光。萍波以花木激活了个人记忆，也激活了中国传统文人自《诗经》《楚辞》以来的草木情结和人格隐喻，见人性，见命运，见历史。这样的植物随笔，使花草树木的面目在我们眼前重现，且又这样的清新可喜，仿佛一一可以触摸；它更提醒着我们，人类在自然面前应该葆有的谦卑姿态。

~~~~~ 王跃文

谈花论草本属雅事。一期一会，人与世间花木亦是相逢有缘，相看无语。毫尖蘸雅墨，方可来写这一番情致。萍波的这支笔是可以来解花语的。她的笔尖是细敏的触角，伸向花蕊根茎，亦伸向自性本心。她从容的书写乃有文章之美。而她笔下的花又皆是拟人的，有身世，有命途，有精神气韵，更多的，是她对这些花草的一往情深。每一种花，仿佛皆是她的恋人，是她的“亲爱的”，她甚至把自己的人生经历糅入到书写中，看上去她是同这些花草一起生长，一起绽放。这乃是她的人与花的齐物论吗？

~~~~~ 何立伟

萍波算是我的前同事，感觉她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喜好和审美的女生。平时喜欢写一些比较随性的文字，遣词造句端

庄又妖娆。读罢，你能感受到文字中透出的率性和劲道。她写的这本植物系列，不识她的人绝不会想到这些文章出自一个90后之手，毕竟植物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人到中年后才会特别流连和感怀的，显然她很早慧。每一种植物在她的笔下，仿佛都有了性格。灯下读来，很是过瘾。

~~~~~ 邱启明



## 自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特别厌恶“被称作”才女，我觉得才女一点都不好。如今社会又不是古代，又不是民国，才女都住在高门大户的宅院里，能抚琴，能下棋，会写诗，会作画，她们幽居的深闺之中，常年散发着清淡的樟木香，还有书柜上摆着线装的《红楼梦》，书里夹着泛黄的小画片，上边庄重地抄上“握手恋恋，离别珍重”之类的句子，再用娟秀的小楷注明，摘录自南朝王僧孺《与何炯书》……

然而那一个人的情感都克制且慎微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我总觉得，眼下的社会，说一个女孩是才女，通常意义上，不就是意味着她不漂亮么？

大概是16年前吧，那时我10岁，还在读小学，每天背着书包，穿过长长的老巷子去上学。益阳市区的最北端，是赫赫有名的大码头，20世纪60年代的资水重镇，我少时常在那窄巷临河的码头上玩，传说那里早年有益阳最大的百货、南货、国药和旅店。只是等到我出生的时候，那儿早已经是臭名昭著的马路菜市。小摊横满路面，污水蹚过脚边，女人出来买菜，必须小心翼翼地穿行，我每天就是经过那里，去上学。

那时我的班主任姓潘，很胖，不高，国字脸上挂着一双少有生气的眼睛。他教语文，所以对我很好，因为我的作文好。那年头教室里光线普遍不好，白炽灯在头顶忽明忽暗的，现在回想起来，活生生的场景早已经被岁月压成了照片。只记得那红砖白墙，剥漆的廊柱，到了夏天，教室里就会被钉上塑料绿纱窗……我可能从小都不是认真上课的人，老师也极少喊我回答问题，因为他的问题难不住我，所以课堂上总是唯有我一个人，能常常呆呆地抬头望窗外，有时目光穿过斜逸飘扬的国旗，还能隐约想出几个稚嫩的小说框架。

每天放学，胖老师都会布置我们预习翌日的课文，记得那是契诃夫的一篇文章，具体是什么内容，已经忘了。噢，10岁那年，我还不认识“诃”字。

第二天上课，老师问：“哪位同学告诉我，作者的名字是怎么读的？”

平日里老师问问题，我举手是因为知道答案，但那一次，我也举了手，不是因为知道答案，而是，同学都举了手。年少的孩子不愿意落单，也跟着昂然地举起了手，因为忖度老师反正不会点自己的名字。

“曹萍波。”

鬼使神差般，平时绝不喊我回答问题的老师，那一次偏偏点中了我。

时隔16年之后，我依旧记得那一刻的窘迫，以及老师那一刻的眼神，对，我回答不出来，但我却举了手。

后来的情形我已经记不大清了，少年时代的那一幕场景对我影响至深，曾经我在漫长的学生时代，虽然一路都顶着才女的光环，但只要想到那一幕，总要凭空地生出莫名的羞愧。我不知道小时候的经历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也许遭逢种种，就像一张张形态各异的网，成人之后，它们就是种种戒条，以及种种处境。我时常觉得，我这一生似乎都黏附在某些个节点之上，以至于无论我有多么怀念那天真无邪的年代，也都不再想回去了。

为此因由，每有人问我，如果能再活一遍，你愿不愿从头再来。

“不愿意。”

我总是笑嘻嘻地答，“是啊，我好不容易长这么大了，干什么还要再活一遍。”看似洒脱地说这种话的时候，我似乎总是会想起那天的课堂，也特别记得那天窗外刚下过一场大雨，校园里的树木经过大雨以后，有特别深特别贴肺腑的气味。就好像季节再次进入了茂密的道路，前途未卜，陷阱遍布。那气味很好闻，却令人清醒，特别清醒。

因为在滂沱的大雨中，我就像一个湿淋淋的影子。许多年了，每每回首，我都觉得，大雨，仿佛是我童年记忆里最

多的意象，所有的那些惭愧羞赧、春心萌动或是险极溺水的时刻，似乎都有大雨的影子，确切地说，都有水的影子。少女时代，我最怕雷电交加的夜晚，却也在暴雨的夜晚心情最平静。仿佛是觉得，临街阳台玻璃的那种剧烈的噼里啪啦声，能让我意识到，我的一生并不能从大雨中抽身离去。

到了初中，我是在益阳市一所以严苛著称的重点中学念书，校区古典而又老旧，因为僻远，需要寄宿。那时我们二十八个女孩挤在一间宿舍里，宿舍在四楼，最顶楼，七张铁床，全是上下铺，每个床位睡两个人，之拥挤，之腌臢，简直没法形容。唯一的抚慰倒是，每次推开宿舍窗户透气时，一树高大的泡桐会轰轰烈烈伸到脸前，一到春天，碗口大的泡桐花伸手可摘，落下时就能铺满粗糙的水泥窗台。

许多年了，我因此而对桐花的气味印象太深，有点像洗衣粉的味道。虽然乍一闻，会觉得它真是特别臭，但后来再回想，却会觉得，那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香，像是一种微微厚重的脂粉味，只是那脂粉味实在太奇特，一旦开得久了，开得快败了，就有点儿腻腻的快快的复杂味道了，就像那些经历了许多的女人，才会散发出的复杂味道。

哪怕过了很多年，我不但一直记得宿舍后窗外的那一树泡桐花，还记得睡在窗户边上的那个女孩。

那时，学校周一到周五实行全封闭半军事化管理，所

以一到每周五下午，我们这些家住益阳市区的孩子，就都得坐上几个小时的大巴车回家。这意味着，在想念父母想得槽牙咯吱响的第一学期过后，孩子爱玩的天性就会暴露出来。我记得好像是第二个学期以后，我们班上大部分益阳市的孩子就会把一周回一次家改成了半月回一次家，因为省下来的车费可以买很多很多零食。

跟平时相比，周末的宿舍会显得空落落的，毕竟周末不回家的小白眼狼还在少数，那种时候，哪怕是平时走得不近的室友，仿佛也会陡然变得亲近起来。我之所以会格外记得她，因为当年在我们还不懂眉笔腮红唇膏为何物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化妆了。每天早上去上课前，她都会坐在自己的床上，专心致志地打粉底，画眉，涂口红，描眼线。她的眉毛细长，呈柳条状；脸庞是椭圆形，晶莹剔透。那时她才13岁，但她身体里那种让我们可望不可即的力量，早已显山露水。

对啊，她应该我们班上最早谈恋爱的了吧？我记得她的男朋友，安静，隐忍，看起来也单纯，身上的气质像雪，有一秒钟将21世纪的校园变回20世纪80年代的能力。总之，每次在路上碰到，那个男生总是向我流出无辜错愕的眼神，我一直觉得，一个男人拥有那样的眼神真让人疼痛，能让我忘记自己隐忍的自卑。

所以那时候对于她，我心里全然是羡慕的吧？漂亮的女

孩总是令人羡慕，有美好的男孩追求和呵护的女孩则更加。

我想，毕业分别这么多年后，我之所以还会提及她，是缘于某个晚上，那个夜晚澄澈又荒蛮，有些东西虽然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它所带给我的启蒙意义，却是巨大的。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半开的水倒进泡面桶里，直到水都快冷了，面却还是硬的，似乎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厌恶半生不熟的东西，要么纯粹的生，要么纯粹的熟。

那时学校打开水的地方在离宿舍很远的地方，就像公共厕所隔寝室也有不近的距离。那样一个空空荡荡的校园里，夜里为了吃泡面的我，提着空荡荡的开水瓶去打水时，需要经过一片幽谧的树林，那条路上夹道种的全是橘子树，那种饱满的丰腴的白色花朵一簇簇地压坠在枝头，我永远记得橘子花香，一种厚厚的香，那香里有晨曦与晚风的质感。

当阴冷且幽暗的照灯，从橘子树的叶尖劈头盖脸打下来，也就是在那片树林里，12岁的我，不远不近地看到了一丝不挂的她，同在的还有她那个已经读高中的男朋友。两个年轻的身体在那一点昏黄路灯的映照下，微微起伏，风中有细弱的呻吟声穿过，我看到她那双被含吮过的乳头上，静静地抹了一层银亮的光晕……

我拼命地忍住没有喊出声，蹑手蹑脚地踩着橘子花香，飞快地跑出了树林，然后飞奔回到宿舍。这一幕烙印太深，